

記者：法師您好。

淨空法師：您好。

記者：昨天您講到國際爭端、族群對立的根本解決之道，是通過道德教化，這點我非常理解也非常的認同，長遠來看理應如此。但是我們看當下很多的國際紛爭，往來是因為很多現實的資源爭奪，譬如說土地資源、能源資源，等等資源的爭奪和權益受到侵害而產生的。最典型的像巴以的衝突，很多年來無休無止，好比說一些鄰國之間的一些紛爭。拿反恐來說，如果美國攻打伊拉克，這似乎很難向世界人民所交代，因為沒有充分的理據；但是如果不出兵，布希好像又很難向本國的受難民眾交代，他的選票也可能失去，兩相比較，他站到本國的國家利益角度做出這樣的一個選擇。

對於戰爭來說，有非正義的戰爭也有正義的戰爭，如果受到侵略，是不是理所當然應該去反侵略、應該反擊？如果觀察整個國際關係的發展史來看，推動國際社會發展背後的力量，往往是國家的利益，這也是一個直接的推動力。無論這個國家它是抱著和平的一個訴求，還是蓄意要發動戰爭，背後總是有國家利益的根本驅動。如果說以國家利益為根本驅動的這個格局不改變，就很難想像哪個國家它是基於整個人類福祉去發展它的國際外交、發展國際關係等等，這您怎麼看？

淨空法師：現在世界局勢使我們想到很像中國歷史上的戰國，孔子是生在春秋時代，春秋以後就是戰國，孟子生在戰國時代，他們相去大概是一百年的樣子。我們讀《論語》，尤其是讀《孟子》

，孟子就非常感慨那個時候國際上的一些爭端，無非都是為了自利，自利當然就傷害別人利益，所以這種衝突造成那個時代的亂世。好在還有一些真正有德行，所謂是「聖人之徒」，像孟夫子，這是聖人之徒，出來到處宣揚仁義的理念。他也是周遊列國，見到不少國家的領導人（在當時的諸侯）宣揚他仁愛和平的一個理念。可是有誰聽他的？都是顧慮到眼前的利害，所以你看演變到最後秦統一六國。可是不知道行仁政，這是講武力統一，秦十五年就亡國，很難得後來有個漢朝。

漢朝知道武力不能解決問題，那秦就是很好的榜樣，所以漢朝就接受古聖先賢的教誨，完全從事於和平的方式，倫理道德的方式。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就是那個時候提出來的。《禮記》實在講是戰國時代，秦漢初期提出來的，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。尤其是漢武帝制定了中國的教育政策、教育哲學，這從那時候建立的。在本來孔孟跟諸子百家的地位是平等的，沒有特殊，是因為漢武帝在諸子百家裡面，特別選定孔孟作為中國國家教育的主導思想，所以它就特殊了，這就以後變成萬世師表，那在百家之上。所以這我們想，孔孟他們自己也是想像不到的，這都是他們一百年以後的事情。

這個政策制定了之後，一直綿延到滿清末年，我對這個事情早年我就很注意。因為中國在這兩千年當中，漢到今天兩千年，兩千年當中改朝換代，這裡頭經過外族入主中國，蒙古人、滿清人，朝朝代代都有興有革，唯獨教育政策沒有改變，這是個奇怪事情。蒙古人入主中國，沒有改變漢武帝的教育政策；滿清人沒有改變，不但沒有改變，全心全力擁護來落實，所以造成清朝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的盛世。那是在這個地球上是一等一的國家，在那個時代，多麼興旺，完全是孔孟學說的落實。

所以今天比戰國、比孟子那個時代，整個世界的混亂超過當時一百倍都不止。那個時代講是危機重重，真的還沒有到世界末日，今天這個社會是走向世界末日。所以我們想到湯恩比博士的話，那真是我們佩服他確實有遠見，確實不愧為是歷史哲學家，他能夠見到的，他也能提出建議。那個建議，真的，今天當然儒家的學術思想最重要的是四書，這四樣東西多好！確實能夠拯救二十一世紀的災難，可是怎麼落實？你要落實在家庭教育，這就是我們講到中國教育的特色，家庭教育。我們怎樣喚起大家能夠覺悟過來，家庭教育是從本身做起。所以我參加國際會議，我在會議上大聲疾呼，外國人講消滅衝突，消滅是對立；我們中國人不講消滅，我們中國人講化解。化解是溫和的，消滅，我要把它滅掉，你看看這個東西人家怎麼能服氣？滅不掉。你就是把他殺了，殺了我們中國人懂得，信仰宗教的人都懂得有來世。

美國人有個預言家凱西，這西方人都知道，他是個睡眠的預言家。他一生給人家治病，什麼疑難雜症他都能治，他一生治了一萬四千個病例，完完整整的記錄，他自己有一個圖書館收藏，全世界現在還有很多人到那裡去研究。我們讀了他的東西，讀了他這些報告，所以我們知道，就像《楞嚴經》上所說的，他那個能力從哪來的？鬼神附身，是鬼神附身借他的身體來替人治病，可是這個鬼神是個很好的鬼神，很善良的。這是我們中國人講神通。你看有人問他，賭博的時候下哪個注會賺錢，他就不說，他不曾教人做壞事；你要是真的有些困難問他，他給你解決。

他能夠追到你的過去世，你再過去世，我聽說好像有一個最長，他追到人家八十世之前，四千年前，你受過什麼樣的傷害，你意識裡頭有很深很深的那個影子在，現在發作了，發作就成了病。這一說出來之後，這心結打開了，那個病就很容易治好。所以凱西十

分肯定（他是虔誠的基督教徒）人有輪迴，有過去、有未來。又曾經說過，這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在一生當中，你每天所發生的事情，沒有一樁事情是突發的、是偶然的，沒有，都有前世的因，埋下後世的果。在中國，世法裡頭流通最廣的，這印光大師提倡的《了凡四訓》，《了凡四訓》裡頭就講前因後果。

所以你懂得這個道理之後，你才曉得消滅這個意念不能有。你把他消滅掉了，那是冤冤相報，你的敵人你把他殺掉了，他到你家裡去投胎，投胎投給你兒子做兒子，那就是你的孫子，他將來報仇把你一家人整掉，你有什麼辦法？冤家債主到家裡來了，這個事情在中國歷史上很多，最著名的是方孝孺。方孝孺是報仇的，他前生是蛇，蛇身。你看他的歷史，這歷史上記載得非常清楚，是他的高祖父把一窩的蛇殺掉了，殺掉大大小小八百多，所以這個蛇發狠，投胎做他的曾孫，然後故意犯法，犯法滿門抄斬，差不多也有六、七百人，很殘酷。

東方人了解這個道理，你看清朝亡國亡在慈禧手上，慈禧是葉赫那拉氏。滿清沒有入主中國之前，葉赫那拉族是個小族，清把它滅掉。滅掉的時候，當時它的酋長對天發誓：我族裡頭剩一個女人也要報仇。所以清朝入關之後，宮廷裡面就有這個條例，葉赫那拉氏的人決定不能進宮，禁止進宮。你看，他能夠等兩百年，等到咸豐的時候，大家想兩百年都沒事了，所以把這個事情也就疏忽了。慈禧入宮是葉赫那拉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兩百年都過去、都沒事了，祖宗這條就不認真去執行，就接納她，最後亡在她手上。

中國古人常講「冤家宜解不宜結」。冤仇要想方法化解，不能報復，不能有怨恨，不能有報復。你有怨恨、有報復，這種報來報去就是生生世世冤冤相報，沒完沒了，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嚴重，雙方都苦，何必？化解就好了，化解就變成朋友，化敵為友，這才是

解決問題。怎麼化解？你有誠意就能化解。你有誠意，今天是你比他大，他比你小，那你要為過去做的事情向他們道歉，多照顧他們那些苦難，多救濟他，多幫助他，施與恩惠，這個問題就化解了，這才是解決衝突的辦法。

記者：是不是可以理解以德報怨？

淨空法師：對，以德報怨，你才能化解；那個是以怨報怨，這不得了，這個問題太嚴重了。那麼化解衝突我在聯合國會議裡頭講得很多，從哪裡做起？從自己本身做起，本身怎麼做？要把我們內心裡面對一切人、對一切事、對一切物，彼此對立這個念頭化掉。他是我的仇人，他曾經毀謗過我，曾經侮辱我，曾經陷害我，我對他當然有不平。這個不平就知道這就是衝突的因素。那我要化解衝突，從我自己內心先化除，他跟我對立，我不跟他對立。

對立是要雙方的，一方不對立，那就對立不起來，這是聖賢人、佛菩薩教導我們的。從哪裡？從自己本身，你自己本身這邊沒有，你才能感化他。你自己本身內心裡頭還有矛盾存在，換句話說，你的誠意就表露不出來，你雖然誠意對他，他還防範你，你還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化解。所以內心裡頭完全沒有了，一片真誠，真誠能感動人。中國古人講「至誠感通」，就是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，這才能解決問題。

所以我常常呼籲大家，從事於國際和平工作的人、化解衝突的人從本身做起。你本身能夠，這是真的身心和平，身心和平對自己有好處，百病不生。你為什麼會生病？自己內心裡頭衝突，那就是自己生病的真因。自己內心平和，人不會生病，外面有什麼感染，都不容易感染上。所以你身心健康，你頭腦冷靜，你的智慧增長，你才能化解問題。這只有中國古聖先賢裡頭有這種思想、有這種說法，在外國裡頭很少，找不到這個東西。大乘佛法裡面有，但是大

乘佛法已經變成中國的國粹，傳到中國來之後，就在中國生根落戶了，所以今天講大乘是屬於中國文化。

這個道理我們要是不懂，要是不能落實，不知道去做，我這一生中還有跟人家對立，錯了。我所學到的就學到這一點，你毀謗我、你侮辱我、你陷害我，你對我什麼，我都很歡喜，為什麼？消災！我沒有瞋恚心，沒有報復心，那我過去所做的一切罪惡就消掉了，你替我消災，我怎能不感激你？我怎麼能跟你對立？所以永遠心清淨，永遠生活在智慧裡頭，永遠是歡喜快樂。

如果你常常想到這個人侮辱我，我要想方法來報復他，你這是添生煩惱！自己也不好，對他也不好，彼此雙方都不好。我這一化解之後，我天天念他的好處，我們天天做早晚課，我都把功德迴向給他，祝福他健康長壽，福慧增長。你說這種心、這個行為多好，不必讓別人知道，自己清楚。如果哪天他曉得了，他就生慚愧心，我們這樣對人，人家這樣對我們，什麼冤仇就化解了，馬上就變成好朋友。人與人之間，家與家之間，國與國之間，族群與族群之間，這是化解衝突的不二法門。

記者：我們從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過程中，這種以怨報德這樣的本性，通過個人的修行是可以達到的。但是我們在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往當中，好像找不到以德報怨這樣的案例，似乎很難見到，衝突往往是非常尖銳的、現實的。就是國家也要有一個它的代理人，國家領導人，如果說整個民眾是反對的話，國家代理人他怎麼能夠去違反民眾的意志去以德報怨？

淨空法師：對，這個問題在哪裡？這個問題在教育，現在要提出這個教育，要是把這個理事、利害、得失講清楚、講明白，一般人能聽得進去，為什麼？他太苦了，這報來報去太苦了。你說美伊戰爭之後，現在造成這個社會的恐怖，沒有一個人不是生活在恐怖

當中，人心惶惶，所以感覺很痛苦，天天在想著這個生活哪一天才能夠恢復正常？很多美國朋友問我：什麼時候能恢復正常？我就告訴他：很不容易，為什麼？解鈴還需繫鈴人。怎樣才能恢復正常？像德國人二次大戰的時候造這麼多罪業，他能夠反省，能夠承認，能夠道歉，能夠悔改，你看歐洲人、全世界人原諒他。美國能不能照這樣做？能夠學德國的方法，這問題解決了；如果不能學德國的，這問題不能解決。

記者：那美國會說製造災難首先不是我們，是恐怖主義製造的。

淨空法師：那不是這樣的，彼此都受難。

記者：結果是彼此都受難。

淨空法師：彼此都受難，雙方都痛苦，你防他，他也防你，對不對？美國今天遭受這個痛苦的時候，中東一帶他也痛苦，所以雙方都痛苦。真正覺悟過來，雙方握手言和，彼此雙方都好，不再搞報復了，縱然有一點小的那些極端分子，少數的，吃虧就算了。譬如說九一一事件，如果美國不喊報復，再反省他為什麼對我用這個，為什麼對其他的國家沒有？你能夠不報復而反省的時候，那麼幹這種事情的人，國際人去譴責他，美國不用譴責，全世界人會譴責他：你這個事情做錯了，你不可以這樣做法。美國人會得到全世界人尊敬，這就是中國人講「吃虧是福」，你不肯吃虧，那你收不到這個效果。所以這都要受中國教育才行，中國教育才講這些東西。

如果說是常常念念別人都對不起我，我要再想什麼方法來報復、來整人，累都累死了，那個日子好過嗎？你整人你就會提防人，我們中國有個諺語說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」。我常常講，我防不防人？不防人，防人很累也很苦。有什麼好防的？你害我，我接受，你把我害死了，我知道我來生會上升，會提升，為

什麼？我沒有怨恨心，我沒有報復心，我們這一生在人間，來生一定在天上，好事情！你提早送我升天，我還感激你，我怎麼會怨恨你？所以要不要防？不要防了。你來偷、你來搶，我天天做布施，我用、你用都一樣，何必計較這些，你需要給你就好了。能夠常常有如是觀，這叫心廣體胖，怎麼會不快樂？所以無論是順境、無論是逆境，都處之於坦然，這就是方東美先生所說的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，這才是真正最高的享受，你一生當中永遠生活在歡喜當中。

記者：我們看現在世界的局勢，好像離這個境界還是非常遙遠，所以很多人對整個世界和平的救贖是感到非常的悲觀的，也覺得每個國家都能夠打著和平的旗號，但是卻又很深的陷入國家利益，甚至是那種短期利益的爭端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這個世界上資源是有限的，人的欲望是沒有止境的，如果拼命爭奪這個資源，過去的中國人懂得，現在中國人也不懂。過去中國人懂得命運，一個人個人有命運，你一生當中，所謂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你的家有家運，你的國有國運。你要想能夠國家長治久安，只有修德，修德才能種好運；你要是違背了道德，譬如說你的國運有三百年，你所做的事情完全違背道德，可能你三百年就縮短成一百年，這是中國讀古書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。我的家運，家運有三百年，要是做種種不善，可能一百年都不到家就敗了。個人也是如此，你一個人所謂是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你有你的命運，如果我們有七十歲的壽命，你要不懂得惜福也不懂得造福，只圖享受，為非作歹，四十歲、五十歲就死了，這就是「祿盡人亡」，你的福報享盡了。

《了凡四訓》裡面就講這個道理，了凡先生福報並不是很大，命中沒有功名，就是說他念書念得再好（是念得不錯），他考試只



能考到秀才，舉人、進士沒分，命裡沒有；官只做個小小的縣長，小縣分，壽命五十三歲，那個孔先生算得真準。遇到雲谷禪師，雲谷禪師就跟他講命是有的，沒錯，命從哪來的？是你前生造的。你前生造的因，這一生所受的果報，你這一生所造的因，是你來生的果報，所以命是自己造的，命自己可以改。這個道理他不懂，所以這一說就知道了，你如果能夠斷惡修善，積功累德，你命運就開了。他聽了這個話，他聽得懂，古書也念得多，明白了，真幹，所以就發願做三千樁好事。行善，像過去童子軍日行一善，他就發心做三千樁善事。開頭做得很難，十年圓滿了。但是三千樁善事這個心一發，他好像到第二年，他的命運就轉了，考試的時候，命裡面考試是第三名，他考到第一名；命裡面這一年的收入，得的俸祿、收入也增加了，突然增加了，這就跟孔先生算得不準，他的信心就增長了。

他就許願去求功名，求考舉人，好像考了三次，他考中了，這命裡沒有的，以後他考中進士。命運裡頭所批的八字全都不對了，這是效果成就了。壽命，他五十三歲，孔先生給他算命，五十三歲這個壽命就完了，他也沒有求長壽，五十三歲平安無事度過，他活到七十四歲，多活了二十年，這事他並沒有求。中國像這樣的人很多很多，沒有把它記錄，沒有發表出來。他寫這個東西是教訓他兒子的，所以是家訓。就是告訴他兒子，命是自己造的，自己可以改，只要你懂得道理，懂得方法，你依教奉行，你的前途一帆風順。

所以說一個人的個人命運、家庭命運，了凡先生給我們做到了，給我們展示出來了。如果能在社會上推行，一百人當中能有十個人懂得這個道理，國運就改過來了。好像是南北朝時代（對，宋齊梁陳），宋文帝時代有個何尚之，（何尚之也是安徽人，跟我算起來是同鄉，潛縣）他講過一百戶這樣一個小城市，那是算是小鄉鎮

，住一百戶裡面有十個人（他也是佛教徒）能夠修五戒十善，他就能影響這一百家，一百家會受他善良風氣影響，這個地區風俗就會淳厚，就會沒有人作奸犯科。擴大起來說，如果是這一個國家，照這個比例來說，能夠說是百分之一或者我們講的千分之一，一千人當中有一個善人，這個國家犯罪率就少了，社會就安定了，安定就會繁榮，這一定道理。所以教育比什麼都重要，宋文帝是個很聰明的人，很明白的一個人，他能接受。

所以宋文帝執政那個時候，他好像在位三十年，在歷史上也稱為盛世。他真的懂得教學為先，重視辦教育，要怎麼樣把人民教好。現在這個時代迫切需要的就是倫理道德的教育，也就是要教人明白人與人的關係。我們要自己好，也要想到別人要好；我們過好日子，別人過苦日子，他心就不平，他就不服，他就怨天尤人，我們好日子也過不了幾天。現在一定想自己同時想到別人。

世界資源有限，如何我們能夠平均分配，差距不要太大，這問題就能解決。所以中國人講「不患寡而患不均」，你所使用資源太過分了，人家完全缺乏，這個不行，這個世界怎麼能不動亂？同時，現在科學技術發達，要讓這些科學家不要去天天想造這些武器、殺人的東西，把這種精力、智慧去研究開發新能源。新能源的開發心量要大，給全世界，不壟斷，我自己一個國家、一個族群，我不操縱，我把它釋放，讓全世界人都知道，那這樣子能源問題就解決了。

另外一個水問題，水問題現在有很多人在研究怎樣能把海水變成淡水，如果海水能變成淡水，那這個水資源解決了。科學技術像這樣是造福，給人類造福，這真是化解爭端，你再提倡道德教育，那可能又有一個盛世出現，像戰國之後，有一個漢出現。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大動亂的時候，會有一個承平的世紀出現，這就是要真正

智慧、真正大心量，得要大心量才行，就是要為全世界人民的福祉著想，不能想一個國家，不能想一個族群。

今天世界是一家，我們環繞地球一周輕而易舉。我這次環繞地球一周，兩個星期，一家！所以你今天說我一個國家好，只顧我的利益，你決定不能長久。中國人講的「一家飽暖千家怨」，千家把你當作敵人，你能好得了嗎？一定要顧到別人。所以無論是宗教，無論是族群，常常想到別人，你也會得到別人尊敬，也會得到別人的稱讚，會得到別人的幫助，互助合作，這才是美好的社會，幸福的社會。

記者：但是要說服各個國家的領導人，能夠把立足點建立在為了整個人類福祉這個上面，可能還是非常的困難，可能就是要寄望於聯合國來做這樣的事情。

淨空法師：聯合國也難，我跟他們交往也有相當的了解。這個事情就是志士仁人從自己本身做起，而且現在最好的方法，利用電視、利用網際網路，把這個想法、看法、做法從本身，再由我們的同學、同參道友，我們志同道合這一群人，我們統統都從本身做起，用高科技的方法向全世界傳播，會產生作用。像我們講經講了這麼多年，用光碟，過去用錄相帶，用文字，用網路，用衛星電視，收到很大效果。凡是天天我們在一起學習的這些人，我們的知見相同，我們的見解相同，我們沒有邪思，我們沒有惡念，我們能夠以身作則，依教奉行，在這社會上就產生了作用。所以這還要大力推行。我們現在做得還不夠，我們的衛星才只三年，我們的網路有七年了，衛星才三年，二〇〇三年才開始，所以我們要很認真努力去做。

我們如果做出成績出來了，再希望還有別人一起共同來做，那個效果就更大！現在是電視只有一家，如果能有十家、二十家，那

個力量產生就大了，就起很大作用。所以今天真的救世界，就怕沒有人幹，真的有人幹，我相信兩年到三年，世界整個秩序就會改觀。所以我常常講，上一次（這是前年）鳳凰電視台的劉長樂，我們也是很好的朋友，我第一次見面就告訴他，現在能救世界的兩個人，能救世界，能毀滅世界也是這兩個人。他說哪兩個？我說一個是國家領導人，一個就是你們媒體主持人。你們這兩種人有權、有能力，國家領導人有權，你們是有能。你們每天向全世界播放，主要是內容，如果內容是正面的，是倫理道德的，你救了世界；如果你還是要搞什麼色情、暴力、殺盜淫妄，那你就毀滅世界，這不能不知道。

記者：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引導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一切都要從自己本身做起，所以我常常講，《大學》裡頭這一句話，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」。我是續了一句，自國家，「自世界」，全世界，「以至於身家，壹是以教學為本」。著重於修身，著重於教學，這個世界有救。中國這幾年提倡兒童讀經，提倡以德治國，提倡和諧社會，這是一線的生機，非常難得。如果能夠把它發揚光大，做得如理如法，這是整個世界光明的象徵。

記者：所以就是說您雖然是講到有很多的困難，看當下國際的一個局勢覺得非常非常困難，但是還是對於和平的救贖，根本上是抱著樂觀的態度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不過這個事情是很辛苦，我自己是年歲太大，如果是五、六十歲那就好辦了，是不是？年歲大太，八十歲了，實在講，體力上比從前差多了。如果我有這種精神、體力，每個國家我都願意去訪問，我去訪問他們國家領導人，那就能產生作用。

記者：您剛講到以德治國，中國現在在一定程度上法治不是十

分的健全，有的人認為更重要的是以法治國，法治應該先行，那您怎麼看待這個以法治國或以德治國，哪個應該先行？

淨空法師：法是方法、是手段，德是真正的根本，德要沒有法，德不能落實。在古時候是家有家規，國有國法，《弟子規》是什麼？《弟子規》就是家規，就是法律，但是裡面的精神是道德。精神就是孔老夫子講的七個項目：孝、悌、謹（謹是謹慎）、信、愛眾、親近賢德的人，最後是學文，這是德。這規矩就從「德」上架設的，你沒有這些規約，你這七個字都落空。孝要怎麼孝法，那就給你一條一條講得很清楚。所以道德跟法治是一樁事情，一個是本，一個是末，如果你只要法不要道德，你有末沒有本，你那個法漏洞很多，現在講鑽法律漏洞，為什麼？因為你沒有本，你還是治不了國，愈治愈亂，誰受罰？老實人受罰。不老實的人他有他的辦法鑽法律的漏洞，他還是無惡不作，你還是治不了他。如果你有道德的教育，那你這個法不需要督促，他自然遵守，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絕對不會越軌，這就對了。

記者：法律它不可能企劃到所有的環節，整個社會秩序需要道德去維繫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沒錯，沒錯。所以我昨天跟你談到北京的「大方廣」，你看他們這個公司，他們公司有規約、有法，但是他學《弟子規》，他有德。所以有德，那它的法需不需要人監督？不需要，老闆從來沒有管過員工，公司從來沒有開過會，每個人都把自己本分事情做得那麼好，全心全力的在做，這就是道德跟法律結合成一體所發揮的作用，無需要監督。

記者：規則的技術上更進了一步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那就踏實了，真的踏實，落實了。

記者：講到道德教育，用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精髓，實際上可以

看出來現在中國是有這種傳統文化復興的一些跡象。

淨空法師：因為傳統文化在中國過去推行五千年，這個根很深。雖然就是有五十年，甚至於一百年的破壞，還是有根。我們這幾年就是推行《弟子規》的教學，在國內做了十幾場；在海外，香港做了兩次，在新加坡做過一次，馬來西亞做過三次，印尼做過三次，澳洲做過四次。凡是來參加的反應都非常好，都感覺到聽了之後慚愧心生起來，知道自己在這一生當中，許許多多的事情做錯了、想錯了，痛哭流涕的懺悔。從這個地方我們就看出「人性本善」。我們諺語常講良心發現了，人都有良心，那個良心就是本善，可惜沒有人引導他，你看雖然是被埋沒、被障礙幾十年，可是有人一引就引出來了，證明本性本善，證明人有良知。

中國人有良知，外國人有也良知，我們在澳洲辦，一些澳洲人來參加、來聽課，聽了之後，他們怎麼說？做人應該要這樣，這是他們的反應。所以可見得這是隨順自然的法則，不是哪個人創造的，隨順自然的法則。它超空間、超時間，無論走到哪個地方，你只要講清楚、講明白，你自己做出榜樣給人看，沒有不服的，沒有不尊重的，沒有不讚歎的，即使他做不到，他也服了。如果這種講學常常舉辦，一年能夠舉辦個很多次，辦個十幾次，常常薰陶，人就回頭了。回不了頭來是因為我們主辦的次數太少，一次、二次他感動了，但是三天、五天就忘掉了，常常不斷的去提醒，產生大作用。

記者：這是溫故而知新。

淨空法師：對對對，溫故知新。

記者：法師，您好。剛才我們講到中國傳統文化出現了一些復興的跡象，這可能是一個非常好的轉機。畢竟在近百年以來，傳統文化是受到了比較大的破壞，譬如歷史上有幾段反對傳統文化這樣

的一個比較大的破壞。至今還是有很多的人士反對傳統文化的復興，如果粗略的來界定一下，就是反傳統大致有兩種人，一種人可能是像年輕一輩，像我們這樣年輕一輩中的一些人，他是根本沒有很深入的了解傳統，可以說不懂傳統在反傳統，這可以說是沒有道理，因為你並不深入的了解。還有一種，他本身是對傳統文化是有很深入的研習，很深入的研究，像一些大學教授。我知道在出現新儒家學派之後，有新儒家學的批判，他們一個代表性的觀點就是說，在中國傳統文化裡面，好像它天然的就缺乏民主和科學，缺乏這種東西，最終導致中國現在法治上的一個匱乏，還有商業規則等的匱乏，反而在這方面需要比較廣泛向西方來學習，這種觀點您怎麼來評價？

淨空法師：現在這個社會問題已經可以說普遍到全世界，人們主觀第一個觀念是怎麼樣保護自己的利益，這是西方人，中國人現在也學會到怎樣保護自己。保護自己是沒錯，如果保護自己，傷害別人，這利益就有問題了，這就屬於道德問題。那我今天不講道德，不講中國傳統，那就是什麼？不講別人的利益。我只有你的，傷害你，你死也活該，只要我得到利益。那麼對方服不服？有沒有怨恨？如果他不服，他有怨恨，他有報復，後來演變什麼？演變到冤冤相報。

反對中國傳統，傳統裡面中心的思想就是兩個字，一個是「孝」，一個是「悌」。孝就是我們對於父母的關係，父母、祖父母的關係怎麼樣處好；悌是對於是兄弟的關係，對於長輩的關係。這我們都不講了，我們對父母也講利害，父母吃一頓飯要繳錢，我要收費的，那兄弟更不必說了，你說這個好不好？你想想看這樣做對不對？父母還會養兒女嗎？不想養了，為什麼？都不孝，養來都是冤家對頭。你就是不要中國傳統東西，換句話說，要我來講，我就會

離開這個世界。為什麼？這個世界人跟禽獸沒有兩樣，甚至於人還不如禽獸。世界很多，這我們相信，他不相信。世界很多，我可以移民到別的世界去，我就不住這個世界了，我有我的地方去。我們可以移民到天堂，移民到極樂世界，移民到華藏世界，我就不會住這個世界，你們去玩你們的，我也不跟你們玩了。

所以就是儒家，所謂新儒家，新儒家說的這些話沒有研究透徹，研究透徹的話他就是聖人，他可以真正能夠指導眾生走向一條真正幸福美滿的人生。你要曉得中國這些傳統東西經過五千年的考驗，孟夫子是在我們二千四百年前出現的，你看看《孟子》裡頭所說的，它七篇裡面所講的，真正把書念通了，真正明白了，一定是遵守先王之道，如果不遵守先王之道，一定出亂子。孟子跟堯舜禹湯那個時代剛好二千五百年。所以你想一想這句話的意思，五千年的經驗你懷疑它，你還要批判它，你還要去否定它，那好，你能夠搞出點新的東西，能把這個社會安定，整個世界擺平，你了不起，高人，我們崇拜你，你是新的聖人。你出來有沒有能力擺平？不需要中國傳統這一套方法，那湯恩比的話也說錯了，也看錯了，沒有看到你這位聖人。

所以湯恩比也是沒有法子，把中國古人拿出來。古人沒有別的，就是一個孝，一個悌。人人都愛父母，人人都敬長輩，他就不會害人；人不要父母，不要尊長，他什麼人不能殺？他什麼人不能傷害？所以我們就從這一點想，我們需不需要父子有親？需不需要？還是要父子有仇？你要不要你的兒子將來會傷害你？要不要你的孫子將來會遺棄你？你現在都是中年了，到你老年的時候，二、三十年就到了，你就看到後果。你是願意你的兒孫孝敬你，還是願意你的兒孫批判你、怨恨你、遺棄你？你自己去想。

我在美國住過一段時期，美國的居民，我們的鄰居，他們最羨



慕的是中國人跟日本人，羨慕什麼？羨慕他們三代同堂住在一起，老人有人照顧，每天看到兒子、媳婦，每天看到孫子；外國沒有，所以看到很羨慕，你們居然三代可以住在一起。這也是人性，他們也羨慕，想做做不到。中國人現在還可以能做到三代同堂，不要了，要學外國人。年輕的時候不覺得，到老的時候、退休的時候就知道了，就知道自己孤苦。老的時候住老人院，住老人院是很痛苦的事情。老人住在那裡面，真是中國人的一句話「坐吃等死」，精神很苦，彼此互相都不講話，為什麼？每個人都等，不曉得等到哪天輪到我。老人院人很多，天天都有人過去了，一個一個抬去了，第幾號抬走了，第幾號抬走了，到哪一天喊到自己，你說這個精神壓力多重！這就是什麼？沒有孝悌。

我們東方跟西方的思想不一樣，西方人的教育，兒童是天堂，中年是戰場，老年是墳墓，那我們看得太清楚了。中國人的教育跟那個恰顛倒，小孩子要受嚴格的管教，他一點自由都沒有，在現在講人權，那就糟了，那就不能教了。中國小孩沒有人權的，完全聽大人教，要教導他，奠定倫理道德、福慧的根基是從小養成的；中年在社會上為眾生造福，犧牲奉獻，晚年享福，兒孫滿堂，享福，恰是個顛倒。外國人享福是兒童，他的福報一生下來之後，十年就享光了，後面就沒有福報了；中國人福報慢慢攢起來，晚年來享。你們想想看，中國這套好還是外國那套好？你慢慢去想，你想通了，你就明白了。

記者：那大人的教化跟小孩的人權不能結合起來嗎？

淨空法師：不行，小孩要有權的話，要不能管教的話，這個小孩就沒法子教了。

記者：在管教下相對的放任和自由？

淨空法師：沒有辦法。

記者：西方的教育遵循說小孩要按照天性來發展。

淨空法師：不，他根本就不懂得什麼叫天性，他要懂得天性，他是聖人。天性是什麼？是本善。中國教學就是怎麼樣保持這個本善，本善裡頭的原點就是親愛，從愛父母、愛兄弟、愛朋友、愛鄰里鄉黨、愛一切眾生。你這個教育是怎樣把這個愛心保持永恆不變，將來到老他都能愛世界，愛一切人，中國教育是講這個，這叫人權。所以中國小孩從小教他什麼？教他禮讓，不教競爭；教他起心動念會想到別人，我有的別人有沒有。所以在中國故事裡頭，孔融四歲讓梨，哥哥吃大的，弟弟吃小的。外國教育是從小教競爭，競爭不是本性。我覺得真正人權是本性，那我的本性不能把握住，受染污了，那這時候我的人權受損害了。中國教育是怎麼樣保持本性不會被染污，不一樣。所以中國教育五千年，這個國家存在這個世間五千年沒有被淘汰、沒有被消失，有它的大道理在，這叫真正懂得人權，真正愛護人權。

記者：或者是理解的角度不太一樣，所以教育的方式也不太一樣。

淨空法師：不一樣，對。中國古聖先賢他看得深，看得遠，看得透徹，就像佛法裡面講的「明心見性」。明心見性這句話用現在的話說，他徹底明瞭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知道宇宙是什麼，人生是什麼，知道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這樣的人在中國稱為聖人，在外國稱為神，在佛法裡面稱為佛，稱為菩薩。

記者：佛陀的教育跟儒家的教育、儒家的傳統是相通的，它們之間有沒有一些分歧點？

淨空法師：通的，分歧點是研究不透徹，他個人有成見，你要是真正透徹就沒有了。就像我在印尼大學講的這五個宗教，那五個宗教真的是不一樣，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伊斯蘭教、佛教、印度教，

他們問我這個宗教怎麼能夠合得起來？我說你深入，你不要管別的，自己這個教一門深入，入到這裡就通了！你也不要管別的，你就是自己的教入到這都通了。深度不夠，你還在這裡頭，你當然有分別，有執著，有批評，有批判，到這個地方就沒有了，深入不夠。所以佛法到這個深度叫明心見性，到見性的時候，你才曉得整個宇宙是一體，所謂的是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，整個宇宙是一體。

記者：在當今社會，很多的社會大眾，甚至一些知識的菁英，對佛陀的教育都還是有很深的誤解，您覺得這個誤解的根源在什麼地方？

淨空法師：誤解是決定不能避免，誤解是什麼？這個時代沒有好的老師來教導，縱然有好的老師，你很難契入，為什麼？儒跟佛講到最高的境界都要無自私自利才能契入，你還有自私自利的念頭，這是障礙，你就入不了門。你看我講經講那麼多年，我講大乘佛法契入頭一個難關十六個字，自私自利、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、貪瞋痴慢，這十六個字你只要還有一個字你就入不了門；你這十六個字都沒有了，你就入門，入門之後一帆風順。頭一關就你就進不去，你所學的，無論你怎麼樣用功，你學多少年，都是學的皮毛，門外漢，你沒契入。那你所研究的、所讀的、所聽的，叫道聽塗說。《禮記》裡頭所講的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」，你是屬於記問之學，你沒有悟到心性，這是障礙。

所以佛法最難的，佛法找不到傳人什麼原因？他自私自利沒放下，起心動念還是為自己，這就沒有辦法。所以這個誰都幫不上忙，佛也幫不上忙，一定要靠自己，要放下。你放下之後，你的智慧才能現前。那個智慧是自性裡頭本具的般若智慧，這是佛在《華嚴》上說得很清楚，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如來就是自性，所以自性就是你的真心。你真心自性裡頭本來有無量智慧，有無

量的德能，有無量的相好，相好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福報，你沒有一絲毫缺陷，但是現在你為什麼統統都沒有了？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」，因為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別，你有執著，所以你自性裡頭本有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統統不能現前。

所以佛教人怎樣把自性智慧、德能恢復？佛就教你，那是三個障礙，頭一個執著，你能把執著破掉了，佛家叫證阿羅漢果。阿羅漢好像是一個學位，學士學位，你的智慧開了，開得不大，可是什麼？雖然不大，在我們看起來太廣大了，六道的問題解決了，你全都明白了，天上人間、餓鬼地獄統統清楚，這空間維次打破了。如果你能把分別也放下，我對一切法都不分別，那你證第二個學位，菩薩。菩薩像碩士學位，你不但知道一個大千世界，你可以知道幾十個大千世界、幾百個大千世界，乃至於幾千個大千世界。還有更高的就是妄想，妄想是什麼？是起心動念，起心動念要是斷掉，你就證到第三個最高的學位，博士學位，就是佛陀，佛陀是最高的學位。所以佛陀、菩薩、阿羅漢在佛教裡面講是三個學位的名稱，那就是徹底通達明瞭了。現在你學佛第一個學位都證不到，問題在哪裡？自私自利沒放下，所以你沒有入門。

記者：所以佛陀教育的門檻是滿深的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這是你自己形成的，於外界不相干。

記者：好像其他宗教，像基督教的門檻是不是就比較低？只要信，信上帝就可以進來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不錯，不錯。

記者：那這樣不就是可以度化更多的大眾嗎？

淨空法師：對，度化那他有層次的，像他辦的是小學，小學人很多。那佛法就是大學，你要向上提升，你就入這個門；你如果不願意提升，小學畢業就可以，行了，也可以。

記者：那不是說他們根本的境界到最後是相通的嗎？

淨空法師：對，最高是相通，問題是你在哪個階層？最高確實相通。因為小學通大學，大學也貫穿小學。

記者：就是它那邊入門是容易，但是如果晉升，還是要佛法？

淨空法師：佛法入門也容易，你修人天，做一個好人容易，跟他們沒有兩樣，他們講十誡，佛法講十善，這確實是相通的。

記者：就是說各個宗教有同一個愛的原點，同一個中心，它的境界是沒有高低之分，關鍵是你這個修行人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不錯，不錯，關鍵在自己。

記者：就是像在各個正統的宗教裡面，都有一些人物是能夠成為全人類的楷模，這樣的人物，像基督教，天主教裡面也有史懷哲。史懷哲他也是一個非常顯赫的貴族家庭出身，又是醫學博學，可以說把整個所有的享受都放棄掉，然後到最苦難的非洲大地，譬如說把整個一生的才智、愛心都獻給了非洲的人民們，在那裡建學校等等，他的事跡可以說是感天動地，所以被稱為聖徒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，是不是可以在多元文化的這樣一個教育和普及的過程，是不是應該淡化不同質文化體它的差異性，而強化它的普世性和共通性，這樣是不是更容易普及？

淨空法師：這就是現在講的「多元文化」，多元文化是一體，今天世界上因為科技的發達，資訊跟交通愈來愈方便，所以現代人起心動念都要想到整個世界，不能想局部。整個世界都好，人才能真正過到幸福美滿的生活。我這一個國家好，我這個族群好，別人我都不管，這個世界的動亂就永遠沒有辦法終止。這個動亂我們縱然有福也沒法子享。不說別的，今天最明顯的例子，防恐。防恐無論在肉體、精神上受多大的威脅，受多大的打擊，你什麼樣的福報，你身心不安，還是沒有福報，還是沒有法子享福。所以一切要為

整體著想，不能為局部。

我講多元文化我常常舉一個身體來說，這大家好懂，我們這個身體好比是一個地球，不同的器官，眼睛、耳朵，不同的器官就好像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國家，我要怎樣才能過到好日子？我這個國家是眼睛，他的國家是耳朵，他那個國家是鼻子，我說我第一，別人都第二、第三，你們想想看這個身體就有毛病了，地球生病了。怎麼樣才叫健康？我眼睛第一，耳朵也第一，鼻子也第一，每個國家都第一，每個族群都第一，每個宗教都第一，每種文化都第一，這個世界是健康的。互相包容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愛，互助合作，人人都能享受幸福美滿，這叫健康。所以只有我這個國家，我的利益，不行，死路一條；我只有眼睛第一，非常好，其他器官都不好，都是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身體完了。

記者：是不是其他的國家如果都是這樣，大家都是這樣想，只能想自己的利益、國家利益的話，那是不是自己就可以心安理得了，因為別人都是這樣？

淨空法師：不行，每個人都想到自己利益，不顧別人利益，他決定產生鬥爭、戰爭永遠沒完沒了。

記者：所以現在就是沒完沒了。

淨空法師：不錯。春秋、戰國就是很好的例子，大家都是為自己的利益。所以我們現在如果這個國際上還都為自己的利益來著想，戰爭就沒法子避免。這個戰爭，現在就是你從局部性的戰爭會蔓延到全面，從傳統武器戰爭一定會演變到核武、生化，那就是外國宗教經典裡面所講的「世界末日」。

記者：所以毫無疑問，就是法師為這個多元文化教育的普及，跟族群團結的方面，可以說做給全人類最好的示範。我們知道在新加坡、在澳洲都能和不同族群之間親如一家，就像一個小型大同世

界的感覺，這也非常難得。還是想要問一個就是比較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樣的一個問題。我們看到在這樣融合過程中，好像佛教的團體有非常大的財力付出和施與，譬如說新加坡佛教居士林，它的財力很雄厚，可以把財富兼濟到不同的族群，他們的一個弱勢群體方面，譬如說可以到伊斯蘭教，捐給伊斯蘭教的孤兒院等等。假如說佛教團體是沒有這樣的一個經濟實力，還能夠達到如此的一個融合的一個景象嗎？

淨空法師：這是一種方式，這也就是真正的互助合作，否則的話，你這個互助合作，你這個尊重、敬愛是空洞的。你雖然怎麼講我們合作是一家人，還是兩家人，你這裡頭不具足誠意，真有誠意，不分彼此。在宗教徒裡面來說，確實，因為佛家布施講得太多，佛跟一切眾生講，你們所希求財富、求聰明智慧、求健康長壽，佛在經上常說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。那我就想求這三樣東西，能不能得到？能得到，你要懂道理，你要懂方法。理很深，理通到自性，方法講出來，你都可以做到。

你要想得財富，你就布施財，施財是因，得財是果，所以佛法講「捨得」，捨得是佛教的名詞術語，捨是因，得是果報。你捨財，你得財，你會得的更多，所以佛家講「捨一得萬報」。你要想得聰明智慧，你就捨法，法是什麼？我的聰明智慧，我的技術能力，我願意傳給別人，歡歡喜喜的教人，沒有一絲毫保留，你的聰明智慧一年比一年增長。你要得健康長壽，你要施無畏，施無畏是什麼意思？叫一切眾生因你而得到了平安，所以你要常常念著一切眾生的安全。所以素食就是捨無畏布施的一種具體做法。我採取素食，不吃一切眾生肉，一切眾生看到我的時候，我不會害牠，不會殺牠，不會傷害牠，牠就跟我們相處得很好，和睦相處，這個果報是健康長壽。對於蚊蟲螞蟻不傷害，蚊蟲叮到身上，你要不願意布施你

就把牠趕走，你願意布施，我供養你，你來吃飯我供養你一餐，歡歡喜喜，可不要把牠打死。這叫布施無畏，這個果報是健康長壽。

所以佛教徒，因為大小乘經論裡頭都講到這些，在所有宗教裡頭，佛教徒最喜歡布施，所以它財力這麼雄厚。你看每個寺廟蓋得那麼莊嚴，蓋得那麼大，你就曉得那個財力多雄厚。我一生接受布施也不少，也很多，但是我從來沒有蓋寺廟，沒有建道場，人家給我布施的時候，我也統統馬上就回饋到大眾，我拿來印經，拿來造佛像，拿來做教育事業，跟各個宗教往來，我也拿這個錢做慈善事業。譬如天主教，他們有學校、有醫院、有老人院，做了很多社會福利慈善事業；伊斯蘭教還辦了一個職業學校，就是幫助一些窮苦的人能夠學到一技之長，他能夠出去謀生。它裡面開很多課程，譬如有縫紉的、有烹飪的、有修理小型機器的，開很多班。你學會一樣東西，你自己可以開個小店，可以營生，這是好事情，在新加坡。它裡面好像有二十多種的班。所以我看得很歡喜，那我就常常幫助他們。

有很多佛教徒最先不了解，他說：法師，佛教徒也很辛苦，賺錢不容易，你怎麼把這些錢拿去送給其他宗教？我就問他：我們想不想辦學校？好，辦學校好；我們想不想辦個醫院？也好；我們辦個孤兒院、老人院，要不要？好。我說那個要很多錢，還要很多人，我說我想辦，你肯不肯替我辦？他馬上就不說了。我說基督教人家辦的現成的，我拿錢去投資，你說這有沒有過失？我投資就等於我做股東，他辦的時候我在那裡投資，那就是我辦的，何必一定要分彼此？這個話他們慢慢就懂得了，就接受，就覺得這是對的不是錯的。我說哪一個宗教辦都是我在辦，為什麼？我念念都想辦，所以他們在辦，有困難的時候，我全心全力支援他，那都是我辦的。我說我們的心量要拓開，只要是能為社會服務，為大家做好事，



我都有分，我雖然力做不到的，我的心願做到了。所以遇到之後，他有困難我當然要幫助他，這是應該的。這樣子我們宗教才真正是一家，我們所有慈善事業也是一家，這才真正變成一家人，不是口頭上的。

記者：就是要實際示範出來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對，要真正做到，要把它落實。

記者：那就從目前來看，法師的示範我們說還是在一些局部的地區，如果從全球範圍來看，這種大面積的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文化團體，他們之間的交流融合跡象還是很小。

淨空法師：我們已經做的這些也都經過網路、電視傳播，所以在全世界，現在大家看網路、看電視是最普遍的，都知道；有些地區我們沒有接觸到，那當然我們在居住的地方，這是本地，接觸就非常容易。所以我在新加坡住了將近四年，在澳洲差不多也有四年了，當地的事情我們往來就更密切、更頻繁了。族群與族群，宗教乃至國家，搞化解衝突，促進和平，還有一個方法非常好，那就是交流，要密切交流。人與人之間不往來，他就會懷疑，就會在猜，愈猜愈訛，隔閡愈大，往來好。所以我覺得宗教要往來，最好我們這個地區，我們宗教組團出國去訪問，跟其他國家交流，其他國家也常常組團到我們這兒來訪問，我們彼此互相交流，互相了解，這是增進感情、增進合作很具體的方法。

各行各業，我都希望常常組團向國際上跟你們同樣一個行業去交流，這對於世界和平的促進有很大很大幫助，為什麼？彼此了解，很多問題就化解。譬如有一些人要想來操縱、來批判說哪個國家對我們不好，我們這個國家很熟，常常去，「不會，我去的時候他們很好」，這個情緒就不會激動，就挑不起來。所以不往來的話，往往一聽，「是，他對我這樣，那我們也報復他」，麻煩就來了。

所以少數野心家常容易挑撥，造成這種衝突，就是缺乏彼此互相往來的基礎，真正去看看人家，不是那個樣子。

記者：我想問就是，法師是不是未來的一個計劃和打算，就是更廣泛的推動這種多元文化在全球普及，除此是不是還有其他的什麼？

淨空法師：對。我們只是提倡，看看緣分，佛家講緣分，我們在澳洲、在學術界裡頭有這個緣分。我們在澳洲建了一個淨宗學院，現在澳洲政府跟澳洲的教育界肯定我們的學院是教育、是學術，不是把我們看作宗教，所以這大概也是頭一個，把我的淨宗學院看作是學術教育的單位，我們跟教育界往來就比較密切了。所以我就在澳洲建議我們學校，因為我還有兼兩個學校的教授，我建議校長，我們最好是組團，組成一個團我們去訪問中國，看看中國的教育。他們很高興、很高興。我說好，那你們去發動，去聯繫。

澳洲公立學校，就是國家辦的學校，大學有三十五個。我們想三十五個學校的校長或者是副校長，兩個總有一個要參加訪問，請教育部長做團長，訪問團團長，他們都接受了。我們中國教育部也很歡迎，很歡喜，樂意接受，中國教育部發邀請函，邀請每個學校校長來訪問。三十五個學校，每個校長都要找到同樣一個時間，這是很好不配合的，至少要半年的時間來籌備，很有意思。我帶過新加坡的宗教團，九個宗教訪問過中國，帶過印尼的宗教團訪問過埃及、訪問過梵諦岡、也訪問過中國，很有效果。因為最難得的就是這班宗教領袖跟傳教師，彼此雖然關係很好，但是畢竟沒有辦法整天生活在一起，訪問期間成天生活在一起。所以這是個非常好的交流機會，十幾天大家都天天見面，從早到晚，那就真的了解，就真的變成兄弟姐妹了。

記者：深入到彼此的生活。

淨空法師：對對對，不錯，不錯。如果你想想看，這個社會上每個社團都能夠這樣做法，跟全世界同行同業的人交流，我相信那個戰爭就打不起來了，對於社會的安定會有很大幫助。

記者：我們非常歡喜、非常樂見法師這種功德能夠匯集到更廣泛的人群。另外還想問一、兩個關於佛陀教育它的功德，發揮它的教化功能這樣的一個問題。我們看到在國內一些地方比較大興土木修建、整修寺廟，有些寺廟是感覺它的歛財功能是大過發揮佛陀教育正信的教化功能，這樣就變成等於是一種本來是可以做正面教材的，結果變成負面教材。加上佛教界一些不正之風等等影響，一些在信仰方面搖擺不定的人，他本來想更加的親近佛陀的教育，但是可能他眼裡看到的情況使他反而就遠離了，法師怎麼看待這樣一種現狀？

淨空法師：這是近代中國宗教出現的一個現象，這也是個事實。我們從小受到學校教育，連教科書裡頭都念到迷信，佛教是迷信，所以這個觀念就根深蒂固。真的二十五歲以前，我都是認為佛教是迷信，跟佛教沒有接觸，反而我跟基督教、跟伊斯蘭教有接觸，為什麼？他們講道，星期天講道，我們星期天放假會到教堂裡面去聽一聽。佛門裡頭沒有，佛門裡面只看到這些出家人超度亡人，好像他們的關係跟人的關係很少，跟死人的關係很深，所以這個我們當然就不能接受。所以這是我從小的時候根深蒂固的思想。

我學佛，實在講，如果不是跟方東美先生學哲學，永遠不會入佛門。方先生跟我講哲學概論，最後一個單元佛經哲學，我當時很驚訝，我說佛教是迷信，怎麼會是哲學？方先生就告訴我，他說：你不懂，佛經的哲學是全世界哲學裡面最高峰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就問他老人家：你怎麼會有這種看法？他告訴我，抗戰期間他在中央大學教書，中央大學那個時候搬在重慶。有一年他生病

，生病他到峨眉山去養病。峨眉山以後我去過一次，那地方的確是非常清幽、幽雅，在峨眉山養病。他在峨眉山又沒有報紙也沒有雜誌，想看的東西都沒有，除了佛經之外他什麼都沒有，所以他就在那裡看經，愈看愈有道理，所以他從這裡進入。他說佛教有真東西，他說你要學佛，你不要去找這些寺廟出家人，你就直接找經典。所以我是這樣入門來的，我不是一般的什麼信仰，不是的，我是從哲學研究裡頭入門的，從經典裡面看到真的東西。

一入門，這也是緣分很巧，我的鄰居是個蒙古人，是滿清的親王，那個地位很高的，蒙古人。他有個女兒，那時候八歲，常常到我們院子裡面來玩，也很熟。這小孩看到我在那裡看佛經，她就回去告訴他爸爸，她爸爸就來訪問我，我們也談得很親切。他說你看經？我說是。多久了？我說才不到一個月，剛開始，不到一個月。他說：你需不需要有個人來指導指導你？我說：那太好了。因為佛經確實不是好懂的事情，我說有人指導，我說：誰？他說：章嘉大師。那時候我對這個名字都很生疏，反正有人指導，我就去見見。這一見真是投緣。見章嘉大師，我向章嘉大師請教，我說：我現在知道佛法好，方先生介紹我的，佛法好，有沒有什麼門道讓我很快進去？他就告訴我六個字，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。我說這兩句話我能體會，從哪裡下手？布施。

我第一次跟他見面時候，他送我一本書，《釋迦牟尼佛傳》，是個畫冊，畫冊當然很簡單。他說你從這入門，你學佛首先要認識釋迦牟尼佛，你對他要有了解、要認識。材料？材料他說《大藏經》上有，你去查《大藏經》，《釋迦譜》、《釋迦方誌》這兩種。以後我找到了，《釋迦譜》四卷，《釋迦方誌》一卷，都是唐朝時候人編的，我就在寺廟裡找，找到《大藏經》我抄，把它抄下來。讀這個，才真正了解釋迦牟尼佛，你不能不佩服他。你看人家王子

，真的，人家皇帝是搶著去做的，他放棄了，妻子、兒女、榮華富貴放棄了，從事於社會教育工作。

所以我看釋迦牟尼佛一生，他是一個社會教育家，要用現在的話說，他的身分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教育的義務工作者。他教學不收學費，敬業那是第一等的，你看每天上課八小時，四十九年沒有一天放假，這還了得！你要說佛教消極，那還有什麼叫積極？所以我肯定佛教是社會教育，是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，我從這入門，我從這了解。所以我不認為佛教是宗教，我主張佛教要正名為「佛陀教育」。我一生就是推行佛陀教育，所以我不搞寺廟，我不搞道場，我教學。

在今天就正如你所講的，我不主張蓋寺廟，這是我第一次跟趙樸初見面的時候我就談到這個問題，中國舊的寺廟可以把它重新再建起來，做什麼？觀光旅遊，替國家賺一筆外匯，這是無煙囪的，我們的觀光旅遊資源太多了、太豐富了，我們做這個事情。對觀光旅遊的人給他機會教育，他來看我們介紹一下，這是機會教育，應該做這個。真正佛教教學，重新建道場，建道場不要建寺院，建學校。

那個時候我跟趙老說，我說我們中國佛教應當建什麼？建十個，十個學院，組成一個大學，因為它十個宗派，每個宗派一個學院，譬如我們淨土宗，淨宗學院，禪宗學院，天台學院，華嚴學院。每個宗派一個學院，十個學院就成立一個大學，佛教大學。你要是學佛你就到這個學校來，不管你學哪一宗都很好。修行的時候也建十個道場，每一個宗派有一個道場，都用現代化的，不要再搞宮殿式的，找些風景好一點的地方、寧靜一點的去建，他們可以在那裡用功修行。現在這些寺廟都是很著名的，你想修行都不行，遊客太多，你應付不了，那個完全開放作為觀光旅遊，機會教育。他很贊

成我的想法，可惜就是他走得太早了，因為年歲太大了，所以沒有辦法落實。這是我的想法。現在弘揚佛法利用網路、利用衛星是最好的手段，所以我們要向這樣去。我說我講經沒有聽眾，教學沒有學生，我在攝影棚面對著攝影機，他們學習的都在網路上、都在衛星上，所以這個產生很大的效果，遠程教學。

記者：今天訪問就到這裡，非常感謝，希望您健康。

淨空法師：謝謝您，謝謝。